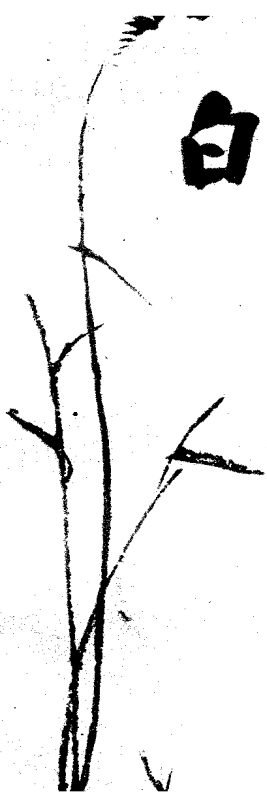




白洋淀紀事

孫 犁

中國青年出版社



白洋淀纪事

孙 犁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林 锴

白 洋 淀 纪 事

孙 犁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4 1/2 印张 2 插图 330 千字

1958年4月北京第1版 1978年4月北京第2版

1978年4月北京第7次印刷

书号 10009·300 定价 0.95 元

目 次

女保管——平分杂记	1
看护	8
正月	17
小胜儿	27
秋千	37
山地回忆	46
吴召儿	54
石猴——平分杂记	65
村歌——上篇：互助组 下篇：复查以后	70
葛儿梁	140
光荣	152
浇园	170
种谷的人	177
采蒲台	186
纪念	197
“藏”	209
嘱咐	224

碑·····	235
芦花荡——白洋淀纪事之一·····	245
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二·····	252
麦收·····	261
杀楼·····	270
村落战·····	280
丈夫·····	288
黄敏儿·····	296
老胡的事·····	303
走出以后·····	311
邢兰·····	320
访旧·····	327
杨国元·····	331
家庭·····	336
齐满花·····	340
婚俗·····	345
张秋阁·····	349
天灯·····	353
王香菊·····	355
香菊的母亲·····	358
诉苦翻心·····	363
张金花纺织组·····	368
曹蜜田和李素忍·····	370
“帅府”巡礼·····	373

访问抗属	376
像片	379
小陈村访刘法文	381
织席记	384
渔民的生活	387
新安游记	389
采蒲台的苇	392
塔记——蠡县抗战烈士塔碑记	394
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	398
游击区生活一星期	403
山里的春天	422
战士	427
芦苇	430
投宿	433
女人们 (三篇)	435
识字班	445
一天的工作	451
编后说明	457
再版附记	458
重版后记	459

女 保 管

——平分杂记

大官亭贫农团有两位女保管，专管衣服布匹被褥，其中有一位叫刘国花。大官亭地主很多，势派又大，她原是一个女短工，专给地主家拆洗衣服，侍候坐月子什么的。土改以后，人们叫她“刘国花同志”，听那口气儿，实际上还有点轻视她的意思。

她有五十岁年纪，穿的还是很破烂，头发多半白了，身材瘦小，走起路来脚步细碎。她腰里带着保管股一堆钥匙，钥匙上又系着一个小铜铃，老远走来，人们就听见“皇皇”的声音。她一路走着，脸上总是挂着笑，笑跳跃在每一条皱纹里，挑动着眼角和眉尖。

她工作很负责任，从家里搬来破铺盖，就睡在保管股的西屋里，每天回家吃饭，和另一个女保管轮换着。

另一个女保管叫陈春玉，也有五十几岁了，长的高大胖壮，头发全黑，穿的也整齐，态度也严肃。事变前，她是地主的女管家，就是她常常把刘国花叫去给太太小姐们做活的。

现在，白天两个人坐在院里，做着借取收藏的工作，却老是闹不团结，顶咀抬杠。陈春玉好坐在那张翻身石桌旁

边，抽着烟，和管大帐的侯先生说闲话，侯先生过去是这家地主的帐房。他们好说过去这院里拾掇得多讲究，多阔气，哪个人什么脾气，过年过节吃什么东西，婚丧嫁娶有什么排场。刘国花正收拾院里扔着的烂棉花，用一个竹筛子筛着，拣棉花里的柴草棍，拣完了就顺手倒在屋里。她不爱听这个，她说：

“不叫他们排场大，还不斗他们哩！”

陈春玉说：

“我是说，你不要整天价这样乱摆列！弄的屋里不象屋里，院里不象院里！”

“这是公众的东西！棉花扔在院里，下雨糟蹋了不可惜了儿的？我拾掇起来，又有了不是？”刘国花顶着。

“穷性不改！你就是看见这些破补拆烂套子的！”陈春玉说，“什么也向屋里炕上乱堆乱放，脏的象你家里一样！”

“是！我家里穷，我家里脏！”刘国花说，“不穷不脏，我还参加不了贫农团，也当选不了女保管哩！”

“当选？新名词！对，拥护刘国花同志！”侯先生打趣地高举着大铜烟袋。

正说着，代表们来开会，陈春玉忙站起来让坐，说：

“你们每天开会，这年头也没个好茶叶喝喝，东头老顺再上天津拉脚，叫他给咱贫农团捎点龙井香片什么的！”

“快别求他！”刘国花向着代表们说，“老顺净打着贫农团的旗号，作些坏勾当。正要扩兵，他却偷偷往外拉青壮年！不喝茶叶死不了人，叫他坏了贫农团的名誉可是了不了的！”

“还是刘国花同志积极正确，”陈春玉说，“快去给代表

们点火烧水吧！”

“你正干着什么，腾不下手来？却来支派我！”刘国花问，“我是你的下人，狗支使的奴才吗？”

代表们劝说着，她抖抖身上的尘土柴草说：

“你们说，我什么时候撒过懒，蹭过滑？烧水做饭，那要全出我自愿！别人要下眼看我，我就不干了！我们是一块翻的身，谁也没有早两天，谁也没有晚两天！”说罢，就笑着去抱柴火了。

这村的保管股因为东西多，事情也杂，就起了个伙食，虽说不吃好的，两顿小米干饭，杂面汤油水不小。谁来了，赶上吃饭，不饿也要喝一碗。刘国花不吃，赶不上回家吃饭，就坐在门口啃她带来的干粮，也不到厨房去。人们只好喝着杂面汤，冲着她喊“模范！”她也不理。等那些吃蹭饭的人们放下碗筷擦咀要走的时候，她才说：

“回去端个盆儿来吧，大伙里的粮食，吃着又不心痛！”

纠察队队长毕洞，要到张岗庙会上开饭铺，来借保管股的家具和碗筷，叫刘国花洗涮。她说：

“我不侍候！你们做买卖，赚了钱叫贫农团分吗？要大家都沾光，我就听你使唤；要不，你再官儿大点吧，我也不怕！”

毕洞恼了，大声吓唬她，她说：

“看谁怕嗓门高，我要嚷到于上去！”

毕洞说：

“你别嚷了，赚了钱分给你一份，行不行？”

“我不入你们的股！”

那时工作组侯同志因为犯了错误，从这村调走，李同志从小区上接受了任务到村来执行平分。李同志很能干，也很严厉，对贫农团的果实，一点也不沾染。来时背着一条白粗布被子，穿一身黑粗布棉衣，对群众说：“你们看着，我带来这点家当，走的时候，多了一针一线，就是贪污了你们的果实。”

他睡在保管股的南屋里，那原是合作社的一坐油坊，平分开始才作了作。村里的工作正在“估价”“包包袱”的紧张阶段，人心很不安定，那种情绪，农民们好拿掏鱼儿相比。他们说：“把水全掏完了，光剩下鱼儿了！”比作在风里雨里，掏完了一坑泥水，堵住了大小漏洞，在天发亮的时候，看见了大大小小的鱼儿在脚下跳跃，是疲劳后的兴奋，收获前的喜悦。

其实，农村此时的情况，比掏鱼复杂得多，有多少眼睛，有多少不同的眼睛在望着这鱼儿啊！

划分阶级的文件公布了，比做过的要宽大的多，正确的多。在这个时候，斗错的中农要求退果实，还有些报复的情绪；没错的地主富农也要求重新讨论他们的成份，想钻空子，声气更恶劣；贫农担心要把果实全退回，空斗一场，更怕人报复；干部知道自己发生过偏向，情绪不高，宗派的倾轧，开始显著。谣言和挑拨，偷盗和破坏，消极和怪话在村庄里暗流起来，保管股实际上成了村庄政治的焦点。

李同志兢兢业业的工作着，大有“澄清天下”的志向。

每天召集会议，下午是新农会的委员会，晚上是新农会全体大会，这是一连串激动的热情的日子，繁乱沉重的日子，每天开完会回来，总是已经鸡叫的时候了。

给他开门的是刘国花，她坐在院里等他。这些日子，夜里她很少睡觉，总是坐在院里静听着，张望着，前后院巡逻着，露水打湿了头发和衣裳，她对李同志说：

“人家给我们扔根洋火，就毁了我们！我是穷人的看财奴！”

李同志很严厉很负责。从评价开始，他整天坐在衣裳包袱上，看着评价，贴条，打包，计件。这是很费时间和周折的工作，弄了快一个月，才有了头绪。地里的麦子黄梢了，委员们安不下心去，在搭配的时候，又下起雨来，院里不好工作，只好挤到屋里。

李同志鼓励着人们，他说我们要在麦收以前，把东西分下去，再过一个伏天，东西要受很大损失，万一迂见意外，我们就前功尽弃。

大家听着，积极工作着，进行的很快。小学生送来报纸，李同志念了几段，都是关于处理浮财的办法，有的是别处的经验，其中有那么一段，听起来，好象说是耽误生产很多的干部，在分果实的时候，应该照顾一点。

这时正赶上搭配新农会付主席曹二孚的包袱，陈春玉笑着说：

“按说二孚就该多分点！”

曹二孚说：

“俺不多分，做工作是应当的。不过俺娘老是叨叨，愿意分件送老的衣裳，我看这一件大袄正合她的身量，我就要了这一件，钱数上反正是一样的！”

他提着那件衣裳叫人们看了看，人们说：“包上吧！”曹二孚扔过去，望了望李同志，李同志点了点头，包包袱的就给他包上了。

接着陈春玉扔出一件小孩的花袍，说：

“给我包上这一件！回头给了俺家小外甥！”

侯先生也从大堆上挑出一顶土耳其皮帽，放在身边，等搭配他的包袱时，也扔过去，包上了。

很快的，屋里的work情形就变了，每个人都记起了老婆孩子的嘱咐，挑选着合适的果实，包括衣服的颜色、身量、价钱。打算子的不断出错，计件数的数了又数，衣裳堆也乱了，踏在脚下，压在屁股底下，工作的速度大大减低。李同志皱了皱眉，就站了起来，一转眼看见刘国花站在门口。她刚从家里吃饭回来，头发和衣服上滴着水，把一只拖泥带水的大脚鞋在门限上擦来擦去！

“你这个人，这么大的雨也不打个伞，可就淋成个水淌鸡儿，保管股里那么多的伞！”陈春玉说，她正和侯先生争夺一件直贡呢袍子。

“我是个傻子！”刘国花说着转向李同志，“我说老李呀！你这样信着他们的意，县里也快调你受训去了！”

说着就登登的回到西屋里去，好象天上并没下雨，地下并没泥水一样。李同志跟了过去，刘国花正从怀里掏出一把饭喂她的猫，她从家里带来一只猫，前两天又下了三个小

花猫。她说：

“我从家里给它们带来一把饭，沾光了公众的东西，叫群众说长道短，跳在黄河里也洗不清！”

李同志已经明白一个“点头”，造成了怎样的过错，他回到南屋里，纠正了这场混乱！

一个疏忽，几乎坏了大事，等到包袱全部搭配好了，召集全体大会，宣布要分的时候，有个荣军举着拐杖说：

“不能分，要重新搭配！”

李同志说：

“不能再耽误了，万一我们要受了损失……”

“哪怕他损失完了哩，”有几个人跟着喊，“也不能叫少数干部多分！”

李同志耐心解释，好说歹说才把果实分下去了。以后还出了很多麻烦事情。

李同志做过的实际工作很少，他把这件事当做一个经验教训记在本子上：

“当你做领导群众的工作时，不要随便摇头或是点头，口气也不要含糊不清。要深思熟虑，原则分明！要学习刘国花同志！”

1950年1月初稿

5月改写稿

看 护

——在天津中西女中讲的少年革命故事

我希望能有一部作品，完整的表现我们的看护同志，表现他们在战争中艰苦的献身的工作。

一九四三年冬季，日寇在晋察冀“扫荡”了三个月，在晋察冀的部队和人民来说，这是一段极端艰难的时间。那二年里，我们接连迁到了灾荒。反“扫荡”的转移，是在“九一八”下午开始的，我们刚刚开完纪念会，就在会场上整理好队伍，并且发下了冬天的服装和鞋袜。我们背上这些东西，在沙滩上行军，不断的趟水过河。情况一开始就很紧张，来不及穿鞋，就手里提着。接连过了几条小河，队伍渐渐也就拉散了，我因为动作迟缓，拉在了后面。回头一看，只有一个女孩子，一只脚登在河边一块石头上，眼睛望着前边的队伍，匆忙的穿上鞋，就很快的跟上去。

这女孩子有十六七岁，长的很瘦弱，背着和我一样多的东西，外加一个鼓鼓的药包，跑起路来，上身不断的摇摆，活象山头那棵风吹的小树。我猜她准是分配到我们队上来的女看护。

“快跑，小鬼！”我追在后面笑着喊。

“反正叫你拉不下！”她回头笑了一下，这笑和她的年岁很不相称。她幼小的生活里一定受过什么压抑。我注意她的脚步，这孩子缠过脚，我明白了为什么过河以后，她总是要穿上鞋。

前面的队伍正趟过一条大河，爬到对面高山上去。头上是宽广的蓝天。忽然听到飞机的叫声，立时就开始了扫射。我看见女孩子急忙脱了鞋，卷高裤腿，跑进水里去，河水搭到她的腰那里，褂子全湿了，却用两只手高高举起了药包。她顺着水流歪歪斜斜的前进，没走到河心，就叫水冲倒，我赶紧跑上去，拉起她来，扯过河去。

我们刚登上岸，我觉得脚上一热，就倒了下来，血冒在沙滩上。

敌人的飞机一直低飞着，扫射着河滩和岩石，扫伤了我的左脚。近处一个村庄起火了，跑出很多人，妇女们来不及脱去鞋袜，抱着孩子跳进河里去。她们居住在这种偏僻的地方，从没见过飞机，更没听过这样刺耳的声音，敌人竟找到这里破坏和威胁了她们的生活。她们嚷嚷着，招唤着家里的人，催我们快快上山。她们说，飞机在她们村庄下旦的时候那样低，在一棵老槐树下面钻了过去，一个大姑娘来不及闪躲，就叫飞机上的鬼子，从窗口打死了。女孩子告诉她们不要乱，让她们先走；又低着头，取出一个卫生包，替我果伤。在我们身边跑过的男人们也嚷嚷骂着，说等他们爬到山顶，飞机再低着身子飞，他们就抱大石头砸下它来！

扎住伤口，女孩子说：“你把东西放下吧，我给你背！”

“哪里话，你这么小的人，会把你压死了哩！”我勉强站立起来，女孩子搀扶了我，挨上山去。

我们在山顶走着，飞机走了，宽大清澈的河流在山下转来转去。山上两旁都是枣树，正是枣熟枣掉的时候，满路上都是渍出蜜汁来的熟透的红枣。我们都饿了，可是遵守着行军的纪律，不拾也不踏，咽着唾沫走过去。

队上的医生老康，靠在前面一棵枣树上等我们。我们两个是好开玩笑的，每一见面，就都忍不住笑。我叫他“雷佛那儿”，这是因为那时医药条件困难，不管谁有什么外科破伤，他都是给开这一味药。他治病的特点是热情多于科学。他跑上来说：

“刚一出发你就负伤了！”

“可是并不光荣。”我说，“正在用腿用脚的时候，你看多倒霉！”

“每天宿营下来，我叫刘兰去给你换药！”他说着替女孩子搀扶着我，刘兰才有工夫坐下去倒出她鞋里的沙土和石块。

“这孩子很负责任，”老康接着小声说，“她是一个童养媳，婆家就在我们住过的那个村庄，从小挨打受气，忍饥挨冻。这次我们动员小看护，她的一个伙伴把她也叫了来，坚决参加。起初她婆婆不让，找了来。她说：‘这里有吃的有穿的，又能学习上进，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进步？’婆婆说：‘……你吃上饱饭，可不能变心，你长大成人，还是俺家的媳妇！’她没有答话。”

从这天起，每天晚上到村庄找好房子，刘兰就背着药包笑嘻嘻的找了我来，叫我坐在炕上，她站在地下替我洗好伤口换好药，才回去洗脸休息。可是我的伤口并不见好，情况越来越紧，行军越来越急迫，腿脚越来越不顶事。我成为队伍的累赘，心里很烦恼。第二天，黎明站队，组织上决定要把我坚壁到远处一坐高山上去，叫刘兰跟随。我心里有些焦急，望望刘兰她却没有任何怨言。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面，人生地疏，叫一个女孩子带一个伤号，她该是更焦急的。

我们按着路线出发，刘兰不知从哪里给我摸来一根木棍。天明我们进入了繁峙县的北部。这是更加荒凉的地方，山高水急，道狭村稀，在阴暗潮湿的山沟里转半天，看不见一个村庄，还不见一个行人，听不见一声鸡叫。只有从沙滩上和过河的踏石上留下的毛驴蹄印或是粪块，才断定是人行的大道。

一到下午，肚里就饿了。天已经快黑了，还看不见一个村庄。前面就是那座高山了，在山底下，我要求坐下来休息一下，想到在爬这样高山以前，最好能有一块玉米面饼子垫垫肚，然而我们并没有。希望就在山顶上。刘兰催我开路。

振作精神，刘兰扶我上山去。我心里发慌，眼发黑，差不多忘记了脚痛。爬了半天，我饿的再也不能支持，迷糊过去。等到睁开眼，刘兰坐在我的身边，天已经暗下来了。在我们头上，有一棵茂密的酸枣树，累累的红艳的酸枣在晚风里摇摆。我一时闻到了枣儿的香味和甜味。刘兰也正眼巴巴望着酸枣，眉头蹙的很高。看见我醒来，她很高兴，说：

“同志，到了这个地步，摘一把酸枣儿吃，该不算犯纪